



昆虫记

[法]亨利·法布尔◎著

中小學生必讀叢書

一本值得傳給下一代的書
集昆蟲學和文學稟賦於一身
熔畢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於一爐
以人性关照蟲性以蟲性反觀社會人生

教育部推薦書目
新課標同步課外閱讀

阅读导航

作者介绍

1823年12月21日，法布尔降生在法国南方阿韦龙省撒·雷旺村一户农民家中。其父亲安东·法布尔能言善辩，好鸣不平；其母费克瓦尔·萨尔格性情温顺，和蔼可亲。他从小生活极其穷困，作过中学教师，业余自学，花12年的时间，先后取得双学士和博士学位，中学教书二十余年，兢兢业业。同时业余观察研究昆虫及植物，发表过非常出色的论文，得到达尔文的肯定和帝国教育部的奖励。但他想“登上大学讲台”的梦始终没有实现，开辟独立的昆虫学实验室的愿望始终得不到支持。虽然他的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但法布尔没有向“偏见”和“贫穷”屈服。他依然勤于自修，扩充知识储备，坚定研究方向，坚持不懈地进行观察实验，不断获得新成果，一次又一次回击“偏见”。他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新知识，也得罪了不少以生理功能解释本能的生物学同行，他不怕人们指责自己没有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保持一致，他几乎是在忘却一切。

法布尔一生最大兴趣，尽在于探索生命世界的真面目，发现自然界蕴涵着的科学真理。正因为他热爱真理，所以他撰写《昆虫记》时，一贯“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法布尔为之献身的，正是这种揭示把握“真相——真理”的伟大事业。这成了他一生的至高理想和崇高劳动，他为此感到幸福与安慰。他将一切品质和才华汇集在这种精神之下，为人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法布尔的心中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和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他以人性关照虫性，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人文关怀；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在其朴素的笔下，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如优美的散文而问世，人们不仅能从中获得知识和思想，阅读本书更是一次独特的审美过程。

内容简介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它融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关照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全书以优美的笔调，亲切和善的语言表述方式，不仅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虫虫”世界的美丽，更使我们感动于作者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

因为实际教学和学生应用的要求，我们这本书选取了《昆虫记》最精华的部分（全书为十卷本两万余字），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较为全面地了解法布尔和他的昆虫世界。

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这样的书，更是奇迹；而这些写“虫子”的书居然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直到百年之后还会在读书界一次又一次引起轰动，更是奇迹中的奇迹。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昆虫记》不仅仅浸透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更蕴涵着某种精神。那种精神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这就是法布尔精神。如果没有那样的精神，就没有《昆虫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了一颗智慧之果。

法布尔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怀”。在本书中，作者将专业知识与人生感悟融于一炉，娓娓道来，在对一种种昆虫的日常生活习性、特征的描述中体现出作者对生活世事特有的眼光。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本书的问世被看作动物心理学的诞生。《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人”、“昆虫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等桂冠。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蜘蛛”、“黄蜂”、“蝎子”“象鼻虫”在内，都在同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昆虫记》的确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

《昆虫记》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但面孔却十分和善，不故作深刻，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枯燥与一本正经，“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

写作风格

法布尔写《昆虫记》并不局限于仅仅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生活，而是以人性观照虫性，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敬畏之情，给这部普普通通的科学著作注入了灵魂，使这部描写微小的昆虫的书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鸿篇巨制——“昆虫的史诗”。

法布尔以生花妙笔写成《昆虫记》，誉满全球。这部巨著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有它的地位，这部巨著所表述的是昆虫为生存而斗争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惊人的灵性。法布尔把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大部分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以人文精神统领自然科学的庞杂实据，虫性、人性交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和美感的文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话题写成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昆虫记》的作者被当时法国与国际学术界誉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导人”。在晚年法布尔出版了《昆虫记》最后几卷，使他不但在法国赢得众多读者，即使在欧洲各国、在全世界，《昆虫记》作者的大名也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文学界尊称他为“昆虫世界的维吉尔”，法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目录

[阅读导航](#)

[目录](#)

[荒石园](#)

[彩色条纹圆蛛网](#)

[圣甲虫](#)

[椎头螳螂](#)

[天生](#)

[本能的失误](#)

[本能与意识](#)

[普通的黄蜂](#)

[萤火虫](#)

[数学的记忆](#)

[绿头蝇](#)

[圆网蛛——它们的财产](#)

[装死](#)

[燕子和麻雀](#)

[隆格道克蝎子——居处](#)

[隆格道克蝎子——子女](#)

荒石园

“荒石园”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想得到它的意愿一直揣在我的心中，但每每总是不知不觉中又归入了“以后再说”的十里烟云中……优美、亲和的语言讲解引领我们进入仿佛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带给我们美丽的遐想……

那儿是我最愿意待的地方，是我的 h o c e r a t i n v o □ 统，与公共要道上的诸般苦恼无缘；一块偏僻的不毛之地，被太阳烤得滚烫，但却是刺茎菊科植物和膜翅目昆虫们的好去处。那里没有过往行人打扰，我可以对石泥蜂、土泥蜂们提问调查，专臻心臻臻致臻志地从事这种难度极大的学术探讨，其提在那里无须大量消耗时间的远途出行，无须分心伤神的艰难跋涉，我可以通盘安排我的攻坚计划，从容设下缜密的圈套，然后每日每时地观察其结果。h o c e r a t i n v o t i s，是的，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想得到它的意志一直揣在我心中，但每每总是不知不觉又归入了“以后再说”的十里烟云。况且，真要在旷野上搞个实验室，也的确很不方便，你得为每日面包的事操碎心。我四十年如一日，靠着顽强的斗志，过着自己并不在乎的艰辛清苦日子。终于，这一天等到了，我有了这处实验室。至于使人能够坚忍不拔、拼命工作的是什么，这里不准备多说了。反正我的实验室到手了，尽管它条件较差，但有了它，我的生活大概就有些许闲暇了。可以这样说，我一直都好像是腿上拖着苦役犯的铐链。这一回心愿总算实现了。但实现得晚了点儿，哦，我可爱的虫子们！我担心，到了摘桃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没有能吃桃的牙了。的确晚了点儿，当初的广阔视野，如今变成了低矮憋闷的穹顶境界，而且还在日益压低，变得更狭窄。除了失去的东西，对过去我是毫无遗憾，无所谓自疚，甚至包括我的二十年光阴；同样，我也根本不希望什么。体验了形形色色的炎凉世态，心已支离破碎，人便会不禁自问：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我现在的心境即是如此。

我的周围是满目废墟，只有一截断壁仍立在那里岿然不动，它的根脚是由石灰沙泥筑实的基础；这断壁，就是我对科学真理之挚爱的写照。哦，不愧为能工巧匠的膜翅昆虫们，我现在是否可以着手给你们的历史再如实追加上一页文字了？□体力不会被毅力拆台吧？既然有此担心，我为什么还把你们搁置了这么长时间？这一点，有些朋友已经斥责我了。啊！你们去告诉他们吧，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说那不是我健忘，怠惰，把你们放弃了，说我一直惦记着你们；说我早就深信节腹泥蜂的密洞里还有尚待向我们揭示的有趣秘密，洞泥蜂的猎食活动还有会令我们惊奇的新细节；只是我时间不够，又单枪匹马，不被人理睬，还要对付这穷命；深□更何况，要想高谈阔论，必须先能活命。就这样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原谅我。

还有人斥责我，说我的话语不够严谨郑重，说白了，就□是没有学院气的干巴劲儿。他们担忧的是，一篇文章若读着不费劲，就无法保持表达真理的功能。如果我依了他们，那么就只有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才算是深刻认识的了。你们过来，不管是挂蜚针的还是披鞘翅的，你们都来，来为我辩护，来为我作证。请你们以我与你们共同生活之际那种亲密感情，我观察你们时的那种极大耐心，以及我记录你们行为时的那种严细精神，站出来说话吧。你们异口同声为我这样作证：不错，我写的那些没有满篇空洞程式和不懂装懂滥言的文稿，恰恰是在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日后有谁想向你们提出问题，你们也这样回答他们。

我亲爱的虫子们，一旦你们因为做不出难为人的事而说服不了那群胆大气粗的人，我就会出来说话，会这样告诉他们：“你们是剖开虫子的肚子，我却是活着研究它们；你们把虫子当作令人恐惧或令人怜悯的东西，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你们是在一种扭拽切剁的车间里操作，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音乐从事观察；你们是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我是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探究本能；你们倾心关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我当然还要进一步表明我的思想。野猪们践踏了清泉之水；原本是研究人类童年的壮丽事业——自然史，却由于分离细胞技术的高度发达，反而变成了令人厌恶憎恨、心灰意冷的事物。一点儿不假，我在为学者们

撰写文章，为将来有一天会多少为解决‘本能’这一难题做些贡献的哲学家们撰写文章；但我也是在，而且尤其是在为青年人撰写文章，我实在想让他们热爱这门你们这么想让人憎恨的自然史。这就是我为什么们始那终类坚持科真学实华所章特。有你们的们一猿那丝猿类不猿说猿苟道的，态怨度我，直要言求，真自己好不像是去用读休你伦人的土语写成的。”

然而此时此刻，我要做的不是这些事。我现在要做的，是说说我这块地，长期以来它是各项计划中最能寄托我情思的一项，我有心想将它变成一个活的昆虫学实验室。这一小块地，最后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找到了。这是一处当地人类所植说物的的“多阿石尔生玛斯荒”地。。这这个种词地语极，其指贫的瘠是，一连片开只犁生的长工着本百里费香都收不回来。如果春天偶尔下场雨，地里长些青草出来，羊才会到这地方转悠几圈。不管怎么说，我这块生荒地，由于碎石层间夹杂了少许红壤，过去还曾破天荒地种过东西。有人说，这里从前种过葡萄。如今，为了种上几棵树，我们在地上挖坑，不定在哪儿会挖出诚属珍稀的乔木植物的根条，其实都已经在长期的气候作用下半炭化了。能够插进这种土质的工具只有三齿叉，于是我不断将三齿叉踩进地里，待掘起看时，每次都非常遗憾，据说最早种植的葡萄树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块地上生长着的，倒是百里香、薰衣草和一些胭脂虫栎树丛。胭脂虫栎是一种矮小树种，人只要稍微高抬点儿腿，就可以跨着它们游走。这些植物，特别是前两种植物，对我会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为膜翅目昆虫提供采蜜的条件。我不得不把三齿叉掘起的百里香和薰衣草，连土石带根一起复归原位。

我并未动手治理，这里有大量流动的土壤，开始时这些土粒随风而至，以后便长年积存下来。一眼望去，这块土地上长的最多的是一种禾本植物——狗牙根，这赶不走的植物很二讨大厌的，是三矢年车炮菊火，连它天们的都战露争着都一没副能哭将丧其脸斩，尽身杀上绝披。棘数挂量刺第，有的还带星状利器。这当中又分为双至矢车菊、蒺藜矢车菊、丘陵矢车菊和寒地矢车菊。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当数双至矢车菊。在各种矢车菊交织难辨的乱丛当中，支棱着一种酷似枝状大烛台的菊科植物，杈杈枝梢上吐出火苗般的橙红色大瓣花，人

们称之为“西班牙狼牙棍”。它浑身长满粗硬凶险的刺，其穿刺力与铁钉不相上下。比狼牙棍还高的是伊利里亚矢车菊，它孤零零地戳在地上，茎秆笔直，有一两米高，梢头顶着几个硕大的紫红色绒球。它浑身披挂的利器，与狼牙棍相比毫不逊色。我们别忘了，还有蓟类植物家族。第一种是险猿恶猿的猿蓟类，浑身棘刺，让采集者不知如何下手；第二种是披针蓟，叶丛茂密，叶脉末端形成梭镖般的硬尖；第三种是越长颜色越黑的蓟类，这种植物集缩成一团，酷似插满针刺的玫瑰花结。上述各种植物之间的空隙地上，爬着果实颜色发蓝的蔓生荆棘，拉成长绳的秧条上装备着无数毛刺。如果想观看一下正在一簇刺丛中采蜜的蜂类，必须穿上半腿高的长筒靴，否则就得尝受腿肚子挂上血丝的那种痒疼。当土壤中还保存着几场春雨的残留水分时，这片环境艰苦的植物景观还是具有独特魅力的。双至矢车菊黄色花头铺成的大地毯上，矗立着一座座狼牙棍的金字塔，四下里是伊利里亚矢车菊投出的横七竖八的标枪。可夏日旱季一到，眼前只剩得一片荒芜，划根火柴就能蔓成满园大火。这就是，更准确地说，这曾经就是我获得这片园地支配权时的情形。当时，我把它当作迷人的伊甸园接收了下来，想从此与虫子为伍在里面生活。这是我经过四十年殊死斗争才换来的一块园地。

我那时称之为伊甸园；如今，按我最基本的价值趋向看问题，这称法依然不变。这块不惹人爱的园地，大概从来没人愿意往里面捏放几粒萝卜种子；然而对膜翅昆虫来说，它就是一处地上天堂。它那长势茂盛的荆蓟和矢车菊，把周围的蜂类都吸引到了我的眼前。以往去野外捕捉昆虫学标本，从未见过一个地点能聚集如此众多的蜂类；可以说，操各种职业的蜂类，都到这里来约会了。它们当中，有捕捉活食的猎工，有利用湿土造巢的垒筑工，有梳理绒絮的整经工，有

从叶片或花瓣上裁切材料的备料工，有用碎纸片作材料的建筑工，有搅和黏土的抹工，有给木头钻眼的木工，有打地道的矿工，此外还有加工羊肠子薄膜的技工……啊，还有，可我哪能知道那么多呢？

这一位是干什么的？它是黄斑蜂。它在双至矢车菊蛛网状叶片的梗上刮来刮去，刮出一个小绒球儿，然后自豪地衔在大颚间。它要用这叶梗绒在地下制作一些毛毡小口袋，封存自己的蜜食和卵粒。那些是干什么的，那些热情如此高涨的采花蜜者？它们是切叶蜂。它们腹部下方带着采粉刷，刷子颜色不一，有黑色的、白色的，也有火红色的。它们还要离开荆蓟丛，飞到附近的小灌木丛里观看一下，在那里选些叶子，从上面切下些卵形小渣片。这些渣片，最后将全被运进那只保存花粉收获物的干净容器里。再看那些穿着一身黑天鹅绒的，它们是干什么的？它们是石泥蜂，专门加工水泥和砾石。它们干的泥活儿，在荒石园的石子上随处可见。还有，再看那些突然启动、上下翻飞、左冲右突、嗡鸣大作的又是干什么的？它们是明壁泥蜂。它们把家安在了附近那些旧墙上，以及朝阳的物体坡面上。

现在看看暗壁泥蜂。那一只正在一个横卧的空蜗牛壳里工作，把成串的小隔室堆放在壳内的螺旋坡道上。另一只突然一爪出击，爪尖直取竖立在那里的蜗牛壳内的软体，为自己的幼虫找到一所圆锥型宅室；然后再一层楼一层楼地建造上成排小隔间。还有一只，正设法给一条由断苇秆构成的天然通道派上用场。再看那只多自在，它免费租用了某位建筑师蜜蜂那些尚可利用的长廊台。我们再看，那是大头蜂和丽纹蜂，其雄蜂都生着长长的触角；这是毛足蜂，后爪上那一对粗大的毛钳，是采花粉的器官；这种是地花蜂，它们是一个品种繁多的蜂类；此外还有腰腹纤细的隧蜂。暂时介绍这几种，事实上，种类太多了。如果我继续往下数，大概能把整个产蜜族类的蜂民们都检阅一遍。佩雷斯教授是位波尔多的昆虫学者，我发现新虫种后，都是向他请教如何命名。他曾经问我，是否可以用专门的捕虫方法捕捉如此众多的稀有虫种，甚至是新发现的虫种，然后给他寄去。我专业捕虫的技术很差，而且，热情更低，我给他送标本的用意，是想促进他的研究工作，而绝不是让他用大头针穿透后钉在匣子底上。我没有什么捕虫秘诀，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拥有这些茂密丛生的蓟草和矢车菊。

天赐良缘，这些成员众多的各种采蜜族群体中，还加入了猎食族的成员。泥瓦匠们曾在我的荒石园中遗弃不少废料，园中到处能见到这儿一堆那儿一堆的沙子和石块，都是准备造园子围墙用的。施工进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昆虫记》法布尔.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298.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